

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流动人口消费潜力的经济效应测度^{*}

王亚菲 王 瑞 徐丽笑

【摘 要】文章基于有效需求理论,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调查数据和中国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扩展的列昂惕夫需求驱动模型,估计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规模,并设计基准、城镇化和市民化3种情景对“十四五”期间流动人口消费的经济影响及最优发展路径进行量化评估。结果显示,2020年流动人口消费引致的增加值达8.3万亿元(占GDP总量的8.2%);中等收入流动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消费拉动的增加值约占60%;流动人口消费创造的增加值60%以上体现在与食品、居住消费活动相关的部门;“十四五”时期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扩大流动人口消费助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研究表明,流动人口的消费需求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对扩大生产规模、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扩大中等收入流动人口规模是增强社会有效需求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突破点;“十四五”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策实施的重点领域之一,仍是推动流动人口市民化并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

【关键词】扩大内需 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消费规模 增加值

【作 者】王亚菲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教授;王 瑞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统计与数学学院,讲师;徐丽笑 浙江财经大学数据科学学院,讲师。

增强居民消费需求是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抓手。一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偏低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尽管近年来呈现回升态势,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受到明显冲击,消费意愿下降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政府也相继出台系列复苏消费的政策举措,旨在盘活生产活力、稳定国民经济大盘,但在引导居民充分释放消费潜力方面仍面临诸多困难。通常本地城镇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际统计标准测度问题挖掘与中国参与的方法论基础研究”(编号:18ZDA123)的阶段性成果。

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模式较为稳定,而流动人口在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城市到发达城市的过程中,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等均会发生改变。在当前通过大力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释放流动人口的消费潜力是扩大内需政策实施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破解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准确认识流动人口的消费现状,分析其消费活动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主要特征,并寻求有效释放其内需潜力的可能路径。鉴于此,本文聚焦流动人口消费,探究其消费活动对经济的驱动作用,以期增强有效需求和畅通国内大循环各环节建言献策。

一、文献综述

流动人口消费的相关问题按照研究视角可划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类。其中微观层面讨论流动人口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是现有研究的主要方向,流动人口个体消费主要呈现出消费弹性较低、消费结构不合理和消费意愿不强的特征(梁文泉,2018;Chen等,2015;Chen,2018)。研究表明,收入水平是影响流动人口消费的关键因素,提升流动人口在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可获得性有助于释放其消费潜力(王韬、毛建新,2015;郝演苏等,2022;张华初、刘胜蓝,2015)。此外,长期居留意愿对流动人口消费水平有显著影响(周明海、金樟峰,2017),改善公共服务质量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进而拉动消费并促进经济增长(李伟,2022)。与此相反,尹志超等(2020)认为,收入波动、失业风险、医疗健康等不确定性未对流动人口消费产生影响。宏观视角探讨流动人口消费问题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2010)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扩大居民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与雷潇雨、龚六堂(2014)研究东部城市提升农民工福利水平能够促进消费的结论一致。此外,程杰、尹熙(2020)通过模拟流动人口消费弹性变化估算了未来市民化政策带来的直接消费规模,但其忽视了生产系统各部门为满足流动人口消费活动进行生产时所引致的间接经济影响,可能会低估流动人口消费活动创造的经济贡献。

投入产出分析为准确量化流动人口消费的经济贡献提供了科学方法。流动人口消费所需的货物和服务不仅影响生产系统中的最终生产部门,也对参与货物和服务生产过程的上游中间部门具有重要影响(王亚菲等,2020),这是一个由流动人口最终消费活动诱发生产部门在利益最大化条件下创造直接和间接新增价值的复杂过程。投入产出分析中的列昂惕夫需求驱动模型恰好能够测算为满足研究对象所需货物和服务生产过程创造的直接和间接增加值(Leontief,1936),故本文尝试运用该模型从多个维度系统测算流动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基于有效需求理论,厘清流动人口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利用体现最新流动人口规模、分布结构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七普”)数

据和详细反映流动人口消费、购买活动的微观调查数据,借助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在省级、部门层面能够清晰刻画研究对象消费活动拉动经济增长的优良性质(Malik 等,2018),对2020年各省流动人口消费所拉动的增加值进行全面系统的量化。继而,为寻求“十四五”时期释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的可能有效路径,基于“十四五”期间城镇化、市民化和主要经济增长目标设置3种情景路径评估2021~2025年流动人口的消费规模及经济效应。

二、研究框架

(一) 理论机制

有效需求理论为探讨流动人口消费的经济效应提供了理论支撑。流动人口主要通过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作用于生产系统,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流动人口需求总量扩张促使生产部门的非计划库存下降,推动生产部门增加人力、物力投入以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引起总产出增加。在流动人口的消费过程中,因收入水平、消费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促使其所消费货物和服务的比重发生改变,最终引致生产部门生产结构和规模发生变动。如较高层次消费需求引起生产部门之间连锁传导的有效需求链较长,对整个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更强,即消费支出的乘数效应越大,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越强(谢伏瞻等,2020)。因此,流动人口消费总量或消费结构变化引发的生产连锁反应,均可归结于最终需求引致生产部门通过一系列中间生产环节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或抑制的复杂传导过程。

流动人口消费创造增加值的过程主要体现在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1)为满足流动人口的最终消费需求,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需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初始投入和中间投入以扩充产出,该生产过程创造的新增价值为直接增加值;(2)最终消费品的生产过程需要大量中间投入,中间产品投入增加要求上游中间生产部门扩大生产规模,加大劳动、资金和原材料的投入数量,该过程会在上游生产部门创造更多新增价值,称为间接增加值。因此,流动人口消费活动拉动的经济效应是直接增加值与间接增加值的合计。

(二) 测度框架

1. 流动人口消费规模的测算

一是人均消费水平。本文以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中流动人口的总收入、总支出和食品、居住支出信息为基础,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中详细的住户消费分类支出数据,通过类比得到流动人口细分类的消费结构。具体步骤为:(1)将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库中每个地区样本的总收入进行升序排列,按照分位点得到各省流动人口的六组收入区间并计算六大收入水平下的人均消费总支出;(2)参照《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中的八大消费类型,将流动人口总支出扣除食品、居住后与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的其余六类消费结构进行类

比,最终得到各省六大收入水平下流动人口的八大类人均消费支出。

二是消费总量。本文利用“七普”调查中省级层面的流动人口数据,对2020年流动人口消费的经济效应进行测算。因缺乏2020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尝试分别对2018和2020年各省居民人均消费结构、消费总量及其驱动的增加值进行全面测算,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人均层面的消费结构还是总量层面的人口分布特征,2018和2020年的数值结果均较为接近。因此,本文假定2018和2020年同一地区同一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分布在短期内保持稳定,相应的八大消费类型结构也基本不变。具体步骤为:(1)采用各省分收入水平流动人口结构作为拆分基准,将2020年各省“七普”公报中的流动人口规模数据进行拆分,得到各省分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总量数据。(2)借助2018~2020年相应省份居民在八大消费类型方面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乘以流动人口人均消费支出数据,进而与2020年各省六大收入水平下的流动人口数据相乘,最终得到各省2020年六大收入水平下流动人口在八大消费类型方面的消费支出总数。

2. 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由于投入产出分析能够捕获经济系统内各部门产品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是分析经济结构变动的科学方法(Leontief,1970)。列昂惕夫需求驱动模型是分析研究对象消费活动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能够反映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最终需求拉动上游生产累积创造的全部新增价值(Leontief,1951)。考虑到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不仅能够体现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复杂的贸易联系,还能够区分不同地区进口产品的生产技术差异,有助于提高地区间贸易引致经济效应的分析精度(Malik等,2018)。因此,本文将各省部门增加值作为投入产出表的卫星账户,以流动人口的消费活动作为研究对象,构建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流动人口最终消费需求引致的叠加经济效应。

利用各省各部门的增加值作为卫星账户,可获得相应部门单位产出直接创造的增加值 v :

$$v=V/X \quad (1)$$

式(1)中, v 又称增加值率; V 是投入产出表各省各部门初始投入中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的合计; X 为总产出。进一步根据列昂惕夫需求驱动模型($X=(I-A)^{-1}Y=LY$)构建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V=v(I-A)^{-1}Y=vLY=mY \quad (2)$$

式(2)中, $m=vL=v(I-A)^{-1}$ 为增加值乘子,表示为生产单位最终需求而创造的直接、间接增加值之和,表征为生产单位最终消费品,整个经济系统中复杂供应链的增加值分布情况; I 为单位阵; A 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L 为列昂惕夫逆矩阵;此处 Y 指流动人口的消费矩阵。因流动人口消费类型依据《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中的消费目的进行

分类,包括食品和烟酒、衣着等八大类,而投入产出表中的经济部门按照产品部门分类而编制,包括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煤炭采选产品等42个部门,这两种分类之间存在不一致。为了将Y矩阵与投入产出表相匹配,本文借鉴Steen-Olsen等(2016)的方法,以投入产出表中原有的最终需求矩阵为参照,构建分类转化的“二元协调矩阵”;进而按照最终需求矩阵中居民消费的部门分布比例将流动人口的消费数据与投入产出表的经济部门衔接起来(Song, 2019)。本文所使用的投入产出表源于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库,参考2017年中国行政区划构建包含31个省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省级多区域投入产出表(Wang, 2017)。

3. 情景模拟设计

为寻求“十四五”时期释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本文设定基准情景、城镇化情景和市民化情景,借助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不同情景下流动人口的消费潜力及其拉动的增加值。

关于流动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在不同情景中的参数设定,本文借鉴各省“十四五”主要发展目标和相关研究成果(方福前, 2021)。具体而言:(1)基准情景中,2021~2025年的流动人口数量以“六普”“七普”数据中流动人口数量的年均增长率推算得到,同时流动人口消费水平与2020年持平。(2)城镇化情景中,假定流动人口增长率与相应年份的城镇化增长率一致,以城镇化率在2025年达到65%为目标,进而采用2005~2020年城镇化率趋势外推得到2021~2025年的城镇化率,而消费水平以2018~2020年各省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的平均值估算。(3)市民化情景中,流动人口数据以“六普”“七普”数据中流动人口规模的年均增长率进行推算,并根据《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中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设定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数量;流动人口消费增长率以2018~2020年各省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的平均值进行估算,同时利用2018~2020年各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及其增长率的平均值估算出流动人口市民化后的消费水平。此外,考虑到“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本文根据各地区制定的“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目标,对产业结构和增加值增长率进行调整。其中2021年各省对应部门的增加值采用国家和地区统计局公布的实际数值,2022~2025年增加值增长率根据各省制定的2022年GDP增长目标和“十四五”经济发展目标进行设定。

三、流动人口消费的经济效应测算结果与分析

(一) 2020年流动人口消费的经济效应

2020年流动人口的消费体量达9.7万亿元(占全国居民消费总量的25.0%),其拉动的增加值超过8.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8.2%),可见流动人口对扩大内需、构建国

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至关重要。

1. 分省、分部门的经济效应

一是省级层面经济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或人口规模较大省份的流动人口消费对当地经济的贡献更突出(见表1)。广东省的经济效应最大(1.4万亿元),占当地GDP的12.2%,占全国GDP的1.3%。广东省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流动人口(5 202.6万人),占流动人口总量的13.9%,大规模跨省人口流入为当

表1 2020年省级层面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及其构成

地 区	增加值(亿元)	比重(%)	地 区	增加值(亿元)	比重(%)
北 京	2270.1	2.7	湖 北	3024.5	3.6
天 津	673.9	0.8	湖 南	2685.8	3.2
河 北	2764.7	3.3	广 东	13562.9	16.3
山 西	1632.3	2.0	广 西	1730.4	2.1
内 蒙 古	1707.8	2.0	海 南	571.7	0.7
辽 宁	2155.6	2.6	重 庆	1222.3	1.5
吉 林	1570.0	1.9	四 川	4682.6	5.6
黑 龙 江	1831.0	2.2	贵 州	1726.1	2.1
上 海	3051.5	3.7	云 南	2107.8	2.5
江 苏	5238.0	6.3	西 藏	57.8	0.1
浙 江	5634.0	6.8	陕 西	2034.1	2.4
安 徽	3306.6	4.0	甘 肃	1084.1	1.3
福 建	3449.7	4.1	青 海	323.6	0.4
江 西	2054.0	2.5	宁 夏	479.4	0.6
山 东	4760.3	5.7	新 疆	1555.8	1.9
河 南	4420.6	5.3	合 计	83369.1	100

注:比重指各省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占全国流动人口消费所拉动全部增加值的比重。

地消费市场扩张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广东省整体偏高的收入水平也为释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提供了基础保障。其次是增加值均高于0.4万亿元的浙江(占其地区GDP的8.7%)、江苏(5.1%)、山东(6.5%)、河南(8.0%)和四川(9.8%)。其中浙江、江苏属于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最具代表性的省份,其高度发达的民营经济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充沛的就业岗位和较高的工资性收入,吸引大量中西部和邻近省份人口的跨省流入,这是推动当地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山东、河南和四川属于人口大省,省内人口向经济中心城市集聚是推动当地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此外,上海、安徽、福建和湖北的增加值规模也较大(介于0.3万亿~0.4万亿元之间),意味着流动人口在当地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形成较大市场规模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大多数西部省份和部分中部经济欠发达省份,流动人口消费并未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可能是受限于当地就业需求、薪资待遇等因素的影响,流动人口规模较小,导致其对当地消费扩容提质的贡献有限。总体上,因地区间产业结构、就业环境和收入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各省流动人口消费的经济效应具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以致地区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二是部门层面经济效应。流动人口的消费活动为服务业大力发展孕育了新动能(见表2)。流动人口消费对批发和零售部门影响最大,共创造2.3万亿元(28.0%)的增加值,占该部门增加值总量的24.4%。批发和零售部门作为支撑社会消费品零售的中流砥

表 2 2020 年部门层面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及其构成

行 业	增加值(亿元)	比重(%)	行 业	增加值(亿元)	比重(%)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9104.2	10.9	其他制造产品	34.1	0.0
煤炭采选产品	992.9	1.2	废品废料	491.2	0.6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641.5	0.8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545.2	0.7
金属矿采选产品	428.0	0.5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2920.5	3.5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463.8	0.6	燃气生产和供应	98.0	0.1
食品和烟草	8520.4	10.2	水的生产和供应	139.1	0.2
纺织品	1641.5	2.0	批发和零售	23323.2	28.0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967.3	1.2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1365.0	1.6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251.3	0.3	住宿和餐饮	4040.7	4.8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2258.5	2.7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549.5	0.7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	2120.9	2.5	金融	3040.6	3.6
化学产品	1098.1	1.3	房地产	1958.9	2.3
非金属矿物制品	526.2	0.6	租赁和商务服务	1606.7	1.9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4771.0	5.7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145.5	0.2
金属制品	359.9	0.4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71.8	0.1
通用设备	1924.4	2.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	501.8	0.6
专用设备	782.1	0.9	教育	1665.9	2.0
交通运输设备	651.4	0.8	卫生和社会工作	1073.9	1.3
电气机械和器材	489.6	0.6	文化、体育和娱乐	419.3	0.5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830.9	1.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13.6	0.6
仪器仪表	40.5	0.0			

注：同表 1。

柱,覆盖了所有货物和服务的流通活动,流动人口的全部消费活动与该部门密切关联。住宿和餐饮业(0.4 万亿元)、金融业(0.3 万亿元)的增加值也具一定规模,表明流动人口食、住支出比例较大,这是未来流动人口政策实施的主要靶点,解决好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等同于完成了高质量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在大规模流动人口消费推动生产、流通部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的资金流规模也相应扩大,极大增加了金融系统储蓄和资产业务的体量。随着近年来流动人口就业环境、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同时在新兴消费模式发展、共享经济快速推广的作用之下,未来流动人口消费将继续促进服务业快速扩张。

流动人口消费为激发制造业活力创造了新机遇。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制造业增加值为 2.8 万亿元(34.0%),占该部门当年增加值总量的 10.6%,意味着流动人口的消费活动对制造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其中拉动食品和烟草、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部门的增加值分别为 0.9 万亿元(10.2%)、0.5 万亿元(5.7%),拉动其余制造部门增加值合计为 1.5 万亿元。制造业相关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产业链上处于核心位置,是满足流动

人口日常消费活动的关键部门。总体上,流动人口作为劳动力主体参与制造业相关生产活动的同时,其天然的消费属性也成为流入地制造业扩张的重要驱动力。

流动人口消费对能源系统发展(3.8%)和其他服务业部门(低于2.5%)的拉动作用相对有限。前者可能与能源部门的刚性生产供给有关,后者主要是因流动人口对非必需型服务的需求存在不足。在大多数地区,受管理制度的限制,流动人口无法享受流入地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消费潜力的释放,不利于通过发挥消费扩大国内需求市场、加速构建内循环的基础性作用。未来随着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逐步健全,服务型消费将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量来源,也是助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有力支撑。此外,流动人口拉动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部门的增加值为0.9万亿元(10.9%),表明当前流动人口的消费档次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2. 分收入水平和消费类型的经济效应

表3显示,较高收入组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最大,占比为28.5%;中高收入组(27.5%)和中等收入组(23.6%)次之。其中,后两组流动人口规模大于较高收入组,通常更易于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等政策增强其经济效应,但目前受收入水平的限制,其消费活动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弱于较高收入组。总体上,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消费愿望和较稳定的收入来源,其消费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也更具持续性,是增强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力量。

人均增加值印证了收入水平越高,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基础性作用越强的结论。最高收入组人均增加值最大(5.1万元),分别是其他从低到高各收入组的6.1倍、4.3倍、3.0倍、2.3倍和1.5倍,尽管该组流动人口数量仅占4.7%,但其拉动的增加值占比高达10.7%。表明收入水平越高的流动人口,其消费活动越发不受制度壁垒的牵制,个体层面的消费总量往往较

大。低收入组流动人口对经济的贡献微乎其微(0.8%),尽管其具有强烈的消费意愿,但因支付能力有限,未能形成大规模的有效需求。因此,流动人口内部收入差距过大可能制约消费倾向提升

表 3 2020 年不同收入水平下流动人口的经济效应及其

类 型	消费结构拉动的增加值					亿元
	低收入	中低收入	中等收入	中高收入	较高收入	最高收入
增加值总量	639.1	7263.8	19694.0	22957.0	23725.8	9089.4
人均增加值(元)	8344.1	11868.8	16951.4	22564.0	33202.5	50934.5
食品和烟酒	267.5	2971.9	7893.8	8196.6	7348.6	2503.1
衣着	28.7	338.1	986.2	1174.3	1290.2	561.1
居住	164.6	1890.2	4935.1	5961.0	6148.3	2065.0
生活用品及服务	34.3	364.2	1040.7	1235.6	1529.7	708.2
交通和通信	43.5	477.1	1240.2	1771.6	1972.0	875.9
教育文化和娱乐	44.2	561.6	1677.8	2208.4	2298.8	979.3
医疗保健	31.7	363.3	1033.5	1337.6	1754.7	702.2
其他用品及服务	24.5	297.4	886.8	1071.8	1383.4	694.5

和限制改善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及消费能力。

生存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占据主导地位。所有收入组中流动人口在食、住方面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能力最强,但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这两大类消费拉动的增加值之和占相应组别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从 67.6%下降至 50.3%。未来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与需求侧管理、收入分配改革和流动人口市民化政策的逐步推进,流动人口消费结构将逐渐优化,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也为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持续动力。

(二)“十四五”时期流动人口消费潜力及经济效应

1. 总体经济效应

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情景是构建以内需主导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最优路径。2025 年市民化情景下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最大(10.4 万亿元),比 2020 年高 25.1%,远

表 4 不同情景下部分年份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规模及增长情况

类 型	基准	城镇化	市民化
2021 年(万亿元)	9.4	9.8	10.0
比 2020 年增长(%)	12.9	17.3	19.4
占 2021 年 GDP 比重(%)	8.3	8.6	8.8
2025 年(万亿元)	9.8	10.2	10.4
比 2020 年增长(%)	18.1	22.3	25.1
占 2021 年 GDP 比重(%)	8.7	9.0	9.2

超过城镇化情景(22.3%)和基准情景(18.1%),其他年份也呈现出相似的特点(见表 4)。可见,若“十四五”期间依旧保持每年 2 000 万流动人口实现市民化,并实施系列促使流动人口消费水平逐渐接近于城镇居民的政策,是释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

3 种情景下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强劲。2025 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占比均超过 54%,市民化情景甚至达到 5.7 万亿元,比 2020 年增长 29.3%(见表 5),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在采取包容性市民化政策应对人口流入引致资源紧缺问题的情形下,对激发流动人口助力当地生产部门和消费系统高质量发展

表 5 2025 年三大经济区在不同情景下流动人口拉动的增加值

区域	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万亿元)			较 2020 年增加值的增长率(%)		
	基准	城镇化	市民化	基准	城镇化	市民化
东部	5.4	5.6	5.7	22.0	26.4	29.3
中部	2.3	2.4	2.5	14.2	18.4	21.0
西部	2.1	2.2	2.2	13.0	17.1	19.7

注:根据 2019 年国家统计局划分标准将 31 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11 个省份;中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8 个省份;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2 个省份。

大有裨益。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消费总量及增加值规模较为接近,仅在市民化情景下,中、西部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未来随着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至流出地城镇地区,将可能增加中、西部省会城市或户籍所在地就

近城镇地区的消费规模,这要求中、西部地区提前规划相关服务配套工作,以应对人口回流所需的生产、消费环境。

2. 不同消费结构的经济效应

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优化消费结构、缩小生活水平差距和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实现路径。“十四五”期间,3 种情景下流动人口八大消费类型所拉动的增加值分布情况与 2020 年相似。以 2025 年为例,在基准情景和城镇化情景中,食品和烟酒、居住消费拉动的增加值约占 60%,而在市民化情景下(59%)略有下降,且其对应的教育文化和娱乐(9 453.0 亿元)、医疗保健(6 442.2 亿元)、交通和通信(8 914.1 亿元)的经济效应增加幅度较大(见表 6)。表明加速推进市民化有助于流动人口优化消费结构、释放消费潜力,是国民经济平稳增长过程中一股不可小觑的推动力量。

在市民化情景下,流动人口的消费需求转变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作用。表 6 显示,3 种情景下,食品和烟酒消费拉动的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食品和烟草与批发和零售部门增加值之和约占 29%;居住行为对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高于 6.8%),批发和零售(高于 4.2%),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高于 3.6%)影响较大。而在市民化情景下流动人口花费在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对制造业、服务业相关部门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加,尤其体现在金融(2.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1.6%),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2.5%)等部门,表明市民化政策促使流动人口消

表 6 2025 年不同情景下八大消费类型拉动重点部门的增加值 亿元

部 门	基准	城镇化	市民化	部 门	基准	城镇化	市民化
食品烟酒	32626.3	33812.4	34569.8	衣着	5008.9	5191.0	5307.3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9935.9	10297.1	10527.7	批发和零售	2438.4	2527.0	2583.6
食品和烟草	9901.0	10260.9	10490.7	纺织品	1418.6	1470.2	1503.2
批发和零售	8753.6	9071.9	9275.1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1151.9	1193.8	1220.5
居住	26467.2	27429.4	27543.8	生活用品及服务	6163.6	6387.7	6730.8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6717.3	6961.5	7117.4	化学产品	1458.5	1511.6	1545.4
批发和零售	4109.5	4258.9	4354.3	批发和零售	936.5	970.5	992.2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3499.6	3626.8	3708.1	非金属矿物制品	709.8	735.6	752.1
交通和通信	8129.8	8425.4	8914.1	教育文化和娱乐	8921.6	9245.9	9453.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1613.0	1671.7	1709.1	批发和零售	4154.7	4305.7	4402.2
批发和零售	1548.1	1604.3	1640.3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2424.0	2512.1	2568.4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1533.8	1589.6	1625.2	教育	1860.6	1928.3	1971.5
医疗保健	5985.7	6203.3	6442.2	其他用品和服务	5117.1	5303.2	5522.0
批发和零售	2439.5	2528.2	2584.8	批发和零售	1098.8	1138.7	1164.2
金融	1556.9	1613.5	1649.7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786.9	815.5	833.8
专用设备	1084.1	1123.6	1148.7	金融	691.1	716.3	732.3

注:仅选择八大消费类型拉动各部门增加值排名前三的部门。

费更加多样化,能够起到扩大内需“倍增器”的作用。总体上,不同情景下流动人口消费结构对各部门的驱动作用有所不同,可能是市民化减少了人口的跨地区流动,而伴随流动人口消费结构优化驱动的经济流由地区间转变为行业间,这给内循环背景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带来了新契机。

(三) 评估方法与测算结果的校验分析

为验证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探究评估方法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选择“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和《中国住户调查年鉴》对评估方法和测算结果进行校验分析。通过使用与2020年相同的测算方法,估计了2015年流动人口消费规模及其拉动的增加值,并采用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将2015年结果折算为2020年的可比价。

一是观测期流动人口消费支出的比较。2015~2020年,各省流动人口人均消费支出均有所增加,但基本的空间分布结构较为一致,其中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增加较为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数值相对较低。继而将2015和2020年流动人口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率与相应年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进行比较(见表7)。整体上,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消费增长率高于其居民消费增长率,这与当地近5年房屋租赁价格大幅上涨有关,致使流动人口的居住支出陡增;中部省份流动人口的

表7 2015~2020年流动人口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与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增长率

			%		
地 区	流动人口人均消费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	地 区	流动人口人均消费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增长率	支出增长率		支出增长率	支出增长率
北 京	14.1	4.4	湖 北	22.0	20.1
天 津	10.1	5.8	湖 南	35.2	32.7
河 北	24.0	24.5	广 东	24.5	20.7
山 西	23.3	22.0	广 西	30.1	27.4
内 蒙 古	6.7	5.4	海 南	19.0	22.0
辽 宁	8.5	8.5	重 庆	26.5	30.0
吉 林	16.2	13.3	四 川	26.8	29.7
黑 龙 江	16.6	15.4	贵 州	31.1	30.5
上 海	22.8	10.0	云 南	30.9	38.1
江 苏	19.4	13.4	西 藏	49.5	44.8
浙 江	21.9	15.8	陕 西	26.0	20.1
安 徽	34.5	32.6	甘 肃	29.9	35.1
福 建	30.2	21.7	青 海	19.4	20.6
江 西	24.2	29.1	宁 夏	13.0	15.9
山 东	28.5	27.5	新 疆	17.3	17.4
河 南	23.2	21.9			

注:人均消费支出增长率指2015~2020年的总增长率。

消 费 增 长 率
与相应地区居
民人均水平基
本持平,且前
者数值略大于
后者,而多数
西部地区则相
反。可见,无
论是基于不同
数据资料估计
的流动人口消
费数据结构还
是流动人口消
费数据变化趋
势与官方机构
公布数据的比
较,均呈现出
较好的一致性,

且测算结果与现实情况较为相符,能够印证本文估计方法的合理性。

二是观测期流动人口人均消费拉动增加值的比较。2015 年流动人口消费驱动的增加值总量为 4.4 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 6.3%),这与当年流动人口数量规模较小、消费水平较低的实际情 况较为符合。进一步对观测期流动人口人均消费拉动的增加值进行比较(见表 8),整体上 2020 年流动人口的人均经济效应高于 2015 年,但分布结构与 2020 年比较接近,进一步说明了本文估计方法的稳健性。

三是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稳健性检验。本文以 2020 年流动人口的消费数据为基础,通过设计流动人口的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动,考察估计结果的波动情况(见表 9)。从中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增加值变动趋势与其消费规模、消费结构的初始变动一致,且整体测算结果的波动幅度均小于设定的消费总量、消费规模变动,故而本文所采用的扩展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扩展的列昂惕夫需求驱动模型系统测算了 2020 年 31 个省份流动人口消费驱动的增加值规模,并结合“十四五”时期城镇化、市民化及主要经济发展目标,设定 3 种情景路径对 2021~2025 年流动人口消费创造的增加值进行估算。研究表明:(1)流动人口是新格局下扩大内需不可或缺的基础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2020 年流动人口消费创造的增加值占比达 8.2%,其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人口规模较大省份的经济驱动作用更为明显。(2)中等收入流动人口是增强社会有效需求、支撑经济增长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发力点。处

表 8 2015 和 2020 年流动人口消费拉动的人均增加值 万元

地 区	2015 年	2020 年	地 区	2015 年	2020 年
北 京	2.0	3.0	湖 北	1.8	2.7
天 津	1.4	2.1	湖 南	1.7	2.6
河 北	1.4	2.0	广 东	1.9	2.9
山 西	1.4	1.9	广 西	1.4	2.0
内蒙古	1.6	2.1	海 南	2.0	2.5
辽 宁	1.6	2.4	重 庆	2.0	2.8
吉 林	1.8	2.2	四 川	1.8	2.5
黑龙江	1.4	1.7	贵 州	1.6	2.0
上 海	2.2	3.2	云 南	1.8	2.2
江 苏	1.7	2.5	西 藏	1.4	1.6
浙 江	1.8	2.5	陕 西	1.7	2.4
安 徽	1.8	2.6	甘 肃	1.6	2.2
福 建	2.0	2.8	青 海	1.5	2.2
江 西	1.7	2.3	宁 夏	1.7	2.1
山 东	1.9	2.6	新 疆	1.7	2.1
河 南	1.5	2.3			

表 9 流动人口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变动及其驱动的增加值变动 %

类 型	变动数值	增加值变动结果
消费总量	↓ 5	↓ 4.9
食品和烟草	↓ 2	↓ 0.7
衣着	↑ 3	↑ 0.2
居住	↓ 3	↓ 0.8
生活用品及服务	↑ 5	↑ 0.3
交通和通信	↑ 2	↑ 0.2
教育文化和娱乐	↑ 3	↑ 0.3
医疗保健	↑ 1	↑ 0.1
其他用品及服务	↑ 2	↑ 0.1

注:“↓”表示下降;“↑”表示上升。

于中间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消费拉动增加值占比约60%,故政府制定需求侧管理政策时应重点关注该群体。(3)优化流动人口消费结构是加速内循环建设的必然选择。当前流动人口的食、住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60%以上),而其他体现高质量生活水平的消费类型未能对经济增长发挥较明显的拉动作用。(4)加速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内循环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最优路径。市民化情景中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的累积拉动作用最强(2025年达10.4万亿元),这是通过开拓新的市场潜力为国内经济大循环发展持续供能的最有效途径。

以上研究结论不仅对流动人口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及其发挥经济驱动作用提供政策启示,也为“十四五”期间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流动人口福利水平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第一,重视流动人口消费的增长空间。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在关注流动人口生产属性助力其制造业、服务业发展的同时,重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长期稳定的消费生活也是实现其内部供需循环的核心任务。如通过解决好流动人口长期的就业、居住问题,不仅化解这类地区“招工难”“用工荒”的矛盾,也有利于大规模流动人口产生的消费量级优势助力其经济持续增长。对于中、西部地区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现象而言,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吸引区域内人口持续流入中心城市,是充分发挥流动人口消费乘数效应的关键。

第二,多渠道提升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扩大流动人口消费规模的首要任务是“稳就业、增收入”,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扶持力度。如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以帮助流动人口适应新就业形态,扫清影响灵活就业的规章制度等,通过提升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保障其收入的可持续性,促使流动人口实现纵向流动。此外,借助收入分配手段,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就业、创业的补贴力度,并积极鼓励高收入群体通过捐赠、募集和资助等公益方式为低收入流动人口增收创造条件。

第三,促进流动人口消费结构的提质升级。政府和企业应联合实施对流动人口购买家电、交通工具等耐用品给予补贴的政策,并利用数字经济优势推动金融保险、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等优质服务向流动人口逐步拓展。这不仅提升流动人口的生活质量,也通过影响生产系统提高流入地产业链的完整性。此外,降低流动人口的居住成本是促进流动人口消费升级的重要保障,流入地政府应逐步完善住房保障和租房市场管理体系,增加保障房供应,并稳定房屋租赁价格。

第四,加速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除户籍制度改革外,健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服务向流动人口全方位覆盖,是确保流动人口无后顾之忧、充分释放其消费潜力的基本前提。这不仅能够提高流动人口及全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也有助于激发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和经济驱动力。因此,各级政府应着力健全市民化配套体系,加快推动流动人口全面融入流入地,即通过提升流动人口在流动入地稳定生产生活的预期和能力,增强流动人口的消费意愿。

参考文献:

1. 程杰、尹熙(2020):《流动人口市民化的消费潜力有多大?——基于新时期中国流动人口消费弹性估算》,《城市与环境研究》,第1期。
2. 方福前(2021):《中国居民消费潜力及增长点分析——基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经济学动态》,第2期。
3.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等(2010):《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第6期。
4. 郝演苏等(2022):《医疗保险、市民化与农业转移人口消费》,《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
5. 李伟(2022):《公共服务获得与居民消费——基于流动人口微观视角的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第7期。
6. 梁文泉(2018):《不安居,则不消费:为什么排斥外来人口不利于提高本地人口的收入?》,《管理世界》,第1期。
7. 雷潇雨、龚六堂(2014):《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经济研究》,第6期。
8. 王韬、毛建新(2015):《流动人口家庭与城镇家庭的消费差异——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分析》,《人口与经济》,第4期。
9. 王亚菲等(2020):《流动人口消费的就业效应——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视角》,《中国人口科学》,第2期。
10. 谢伏瞻等(2020):《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上)》,《经济研究》,第12期。
11. 尹志超等(2020):《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12. 张华初、刘胜蓝(2015):《失业风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经济评论》,第2期。
13. 周明海、金樟峰(2017):《长期居住意愿对流动人口消费行为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14. Chen B., Lu M., Zhong N. (2015), How Urban Segregation Distorts Chinese Migrants' Consumption?. *World Development*. 70:133-146.
15. Chen X. (2018), Why Do Migrant Households Consume So Little?. *China Economic Review*. 49:197-209.
16. Leontief W.W. (1936), Quantitative Input and 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8(3):105-125.
17. Leontief W.W. (1951), Input-Output Economics. *Scientific American*. 185(4):15-21.
18. Leontief W.W. (1970), Environmental Repercussions an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 Input-Output Approac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2(3):262-271.
19. Malik A., McBain D., Wiedmann T.O., Lenzen M., Murray J. (2018), Advancements in Input-Output Models and Indicators for Consumption-Based Accounting.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3(2):300-312.
20. Song K., Qu S., Taiebat M., Liang S., Xu M. (2019), Scale,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s of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Driven by U.S. Households.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133(A):105137.
21. Wang Y. (2017), An Industrial Ecology Virtual Framework for Policy Making in China.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29(2):252-274.

(责任编辑:朱 犁)